



年味里的老亲戚

□张儒学

年越来越近了，年味也更加浓起来，父母总是念叨着那些老亲戚。

每到年关，家中的父母便开始忙碌起来，筹备着新年的到来。而他们最期待的，就是过年时去走走那些老亲戚，也盼望着老亲戚来我家。老亲戚分散在不同的地方，有住在本村的，也有住在外地的，亲戚家那些老房子可能变成了新楼房，不管怎么变在记忆中都十分熟悉。青砖黛瓦间透露着亲情的温度，每一条石板路也记录着美好的过往。每当走进一扇扇半掩的木门，迎接我们的总是那些熟悉而亲切的面孔，他们或是皱纹满面、步履蹒跚的长辈，或是身着时髦、事业有成的同辈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。

记忆中，每当过年时，父母总要带着我们去走那些老亲戚，而且是一家一家地排起轮子走，有时一天还要走好几家，少说也要走到十天半月，甚至走到正月底还没走完。俗话说：“男子走到初七八，女子走到青草发。”有时，那些老亲戚也会来我家，千好万好有客来最好，父母就是再忙也得好好接待。什么舅舅、舅娘、姨妈、姑爷、表叔等等，趁着过年大家凑在一起，也不图吃得好不好，只图个亲戚间走走动动，拉拉家常，叙叙旧，亲戚间也就更加亲切起来。

平日里，那些老亲戚看似没有来往，没有事时连个电话也没有，有的甚至好几年都没见过面，看上去就像没有这些亲戚一样。可不管在哪儿碰见，再忙也要坐下来聊聊天，或者问问家里的情况，只要见个面，说几句话，看似平平淡淡，实则是亲戚间的另一种走动，心里也像阳光一样温暖。尽管这样，可谁家嫁闺女娶媳妇，或者

老人满十做生，他们都要去喝喜酒或祝寿凑人气。

记得我母亲满七十岁时，按乡下的习俗也得办几桌酒席。在头天晚上，我们计划人数时，不管是远房的，还是亲房的，包括父母的干儿干女……该算的都算了，然后请了“乡村一条龙”来家里办酒席给母亲祝寿。第二天，在原来安排的基础上，还多出好几桌。还好，我们也多备了一些酒菜。这些多出来的客人，有的是好多年没走动的爷爷辈延续下来的，还有就是父母多年没走动的，不是隔了好几房的，就是隔了好几辈的老亲戚。

快过年了，母亲几乎天天念叨着那些老亲戚。她说：“快过年了，你大姨晓得好不好哟，我好像好久没见到了？”我说：“妈，你忘了，上个月大姨才来我们家看过你呢。”母亲笑了说：“你看我这记性？对，上个月你大姨才来过。今年过年，不知你大姨来不来我们家拜年哟？”过了一会，母亲又说：“你三舅的风湿病好点没有，天冷了，他要注意别冷着了哟。还有，你三表叔家的新房子修好了没有，等他房子修好了我还想去看看呢。这些年他家种蔬菜卖挣了不少钱，房子肯定修得很漂亮。今年正月正好立春了，天气暖和了，我一定要去他们家拜个年……”

平时很少说话的父亲，听母亲这么说，他也念叨起那些亲戚。他说：“几个月前，你那住在县城的二姑父，专程来我们家看望我，他知道我爱喝茶，还给我带来一包好茶叶。我留他吃午饭，他说什么也不吃，坐了会儿就走了。他说过年的时候一定来我们家，好好耍两天哟！”还说：“前几天，我听说你二姨爹病了，住进了县人民医院，也不知现在好点没有？过年时我一定要去他家看看他，也给他拜个年，毕竟我们是老亲戚嘛。”他还说：“听说

你大表叔去县城他儿子家住了，也不知道他住得习惯不？初一这天，我们也去县城他家看看，县城里过年时比乡下热闹嘛……”

冬天那暖暖的阳光照进院子里，洒在父亲略显佝偻的背影上。他手持扫帚，一丝不苟地清扫着院子的每一个角落。落在院子里的枯枝败叶，堆在院坝边的尘土杂物……在他的努力下纷纷归拢一处，整个院子渐渐露出了整洁的面貌，父亲的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；在院坝边，母亲正忙碌地洗着被子。我劝她用洗衣机洗，她说洗衣机洗不干净，她却坚持用手洗。于是，她那布满岁月痕迹的手，在热水器放出的温水中灵活地揉搓着。母亲边洗边说：“把被子洗干净点，趁着天晴有太阳好晾干。今年过年呀，你舅舅、姨妈、姑爷、表叔他们都要来，他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了，得多准备几床被子，别让他们冷感冒了哟！”

老亲戚就像一瓶老酒，在浓浓的年味里，散发出格外的香，味道也越来越美！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

纪念石天河先生诞辰100周年作品研讨会 在永川举行

12月26日，由重庆市永川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、重庆文理学院文化传播与设计学院、重庆市永川区作家协会联合主办，永川区诗词学会协办的纪念石天河先生诞辰100周年作品研讨会在永川区隆重举行。活动邀请了各界文学爱好者、专家学者以及包括石天河先生亲友在内的60余人参加。重庆文理学院党委书记蔡家林，永川区委副书记蔡焘，重庆市作家协会党组书记、副主席何浩应邀出席活动并发表致辞。

研讨会上，多位专家学者还倾情朗诵了石天河先生的作品节选，让大家更为直观地感受到了这位文学大家的亲切与平易近人。石天河先生一生致力于文学创作，他的作品涵盖小说、散文、诗歌等多个领域，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赢得了广泛的赞誉。

渝西都市报记者 潘玥希

深山有好柴

□董运生

故事，背柴时常给孩子们讲王小打柴的民间故事，我常常为王小与老虎结拜、八百老虎闹东京救王小王的离奇情节而慨叹，也盼望能有一个虎大哥帮助自己过上好日子。

时间和生活都永不停息地朝前进步，再回首，我们那一代背柴的少年不少已届不惑之年，一起背柴的曾祖辈已先后谢世。近几年，乡亲们基本都用上了液化气、电磁炉，整个村庄烧柴的人家屈指可数。尽管如此，过年时节，仍有不少人家会捡上几捆年柴，用土灶蒸馒头、炸油条等，但昔年那种成群结队背年柴的情景却不复存在了。

背年柴有关的往事很多，其中有两件至今还清晰地留在我脑海里。我十三岁时在二十余里外的乡里读初二，成绩中等，每周末回家一次，当时的条件较为艰苦，不少学生读着读着就不愿意读了，我也多多少少受了点影响，动了辍学的念头。那年寒假里，父亲吃了饭就喊我和他一起去背年柴。我们翻山越岭跑到了十几里外邻县的地界，父亲说那里的柴好。

四五十斤的柴捆，我前两天勉强强地背回家，第三天再回家时，到离家还有三四里的地方实在背不动就扔那里跑了。父亲也放了话，不背回去就不要回家吃饭。后来，那捆柴还是六婶娘家侄儿帮我背回家的。自此之后，我再也没有提过不上学的事，因为那时候家乡挣钱的门路实在是少，不少没事可做的人就以打柴度日。

我和妹妹相差两岁，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，经济压力可想而知。有一年，表叔年底时给父亲在广东找了一份工作，要年前就上班，父亲离家时我刚放假回家。父亲出门后，想着母亲一个人在家烧柴不方便，我便每天吃了早饭后上山去背柴。巧的是，离家四五里远的山上有人当年初春放的种香菇用的柴不要了，且已基本干透了。我一天背两趟，一个寒假下来，也背了不大不小的一堆。开学走时，我遗憾地对母亲说，一年做饭的柴可能还不太够，到暑假回家了我再背一些。母亲说不用我操心，好好读书就行了。暑假再回家时，那堆柴几乎原封未动，原来，母亲外出做活时常顺带捡些干树枝，一个人在家做饭也用不了多少柴。

今年寒假回家时，我打算再重走一趟少时背年柴的山路，一是背捆年柴回家蒸上一锅久违的地锅馒头，二来作为对往昔岁月的纪念。

(作者系重庆三峡学院文学院教师)

年一天天近了，在豫西南老家，很多家庭煮饭都实现了电气化，但过油和蒸馒头，大多数家庭还是用柴灶，仿佛这样蒸、炸出来的食品更有味道一些。农历十一月底、十二月初，天气还不算太冷，很多家庭会选择这时背上三五捆干柴，以备过年之需。

二十年以前，每到过年时，下到十几岁的少年、上到六七十岁的老人，时常三五成群地到山上背年柴。上等年柴是鸡蛋粗细、笔直的风干栗木树枝，漂亮又耐烧。家乡当时还有不少人家在村庄周围的山上养蚕，每年开春后会对林木进行一定的修理，故而要捡到好的年柴，不走五六里路到深山老林里是不成的。

山路崎岖难行，好在都是山里人，自小走惯了，再加上有一行人有说有笑，几里路说走就走到了。老家虽说地处深山，但有点才艺的人并不少，故而背年柴的路上并不寂寞冷清。小辈人中四弟嗓子很好，一段《收姜维》常常让听者赞不绝口，说再练练绝对可以到河南卫视的《梨园春》节目去打擂。老一辈人中广武老爷爷很会讲

13018333716 15023163856 023-65909440... 重庆晨报... 12月27日

周年纪念... 重庆晨报... 12月27日

招标公告... 重庆晨报... 12月27日

关于注销鹏诚代理有限公司... 重庆晨报... 12月27日

重庆南岸区建设管理服务中心... 重庆晨报... 12月27日

重庆仲裁委员会公告... 重庆晨报... 12月27日

重庆仲裁委员会公告... 重庆晨报... 12月27日

重庆仲裁委员会公告... 重庆晨报... 12月27日

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... 重庆晨报... 12月27日

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... 重庆晨报... 12月27日